

## 论温任平与天狼星诗社 ——1970年代马华文学现代主义运动个案讨论

曾维龙

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

### 摘要

本文主要讨论发生在1970年代马来西亚华文文坛的一场现代主义文学运动。这场运动由天狼星诗社所发起，其领军人物是温任平。在马华文学史的脉络中，这场运动的契机是对方修所建构的马华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反扑。对于一个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而言，天狼星诗社所启动的这一场现代文学运动包含了两层意义：第一、1970年代马来西亚正经历新一阶段的现代化进程，国家发展的焦点从剪灭马共和左翼政治运动逐渐转移至经济的建设。这一阶段马来政治精英统治正极力推动以马来人为国族主体的建构议程，在地的华人文化开始进入自我游离在边缘与中心之间的调适过程。这一场文学运动恰好反映了这一文化调适过程。第二、现代化的进程是在1970年新经济政策底下展开的，资本化和保持市场自由化是这一政策的目标。尽管这一过程无法抽离马来精英统治的另一议程，即把资本从华商的手上逐步移至马来人的手上，以巩固马来人政治和经济霸权的地位。然而在自由市场的机制下，马华文学至少还保留了喘息的发展，同时还保持着与港、台文学的联系。因而让发生在马华文坛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得以从港、台两地获得资源。易言之，天狼星诗社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是一种基于文学的流动而产生的果实，并非在一个完全封闭的文学系统中形成。温任平等天狼星诗社成员尤其接受了台湾的现代主义文学，经由改造以抵制长期占据着马华文学主流的现实主义文学。本文以温任平与天狼星诗社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为个案，探讨现代主义在马华文学场域中的传播过程。

关键词：天狼星诗社，马华文学，现代主义，文学场域，温任平

## **Wen Ren-Ping and Sirius Poetry Society: A Case Study of modernist literary movement in the 1970s**

Chou Wen Loong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Tunku Abdul Rahman.

### **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ry modernist literary movement occurred in the 1970s. The campaign was initiated by the Sirius Poetical Society (天狼星诗社), and its leader is Wen Ren-Ping (温任平). In the context of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history, counterattack towards Ma-Hua realism literature constructed by Fang Hsiu facilitated the movement. For a Third World country, the modern literary movement initiated by Sirius Poetry Society comprised two meanings. Firstly, Malaysia was experiencing a new phase of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in the 1970s, that the focus of country's development gradually shifted from the political movements which focus on uprooting the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and left-wing, to economic construction. At that stage, Malay political elite was strongly promoting agenda of constructing Malay hegemony; on the other hand, the local Chinese began their self-adaptive process between the edge and the centers. This literary movement exactly reflected the cultural adaptation process. Secondly,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was launched under the 1970's New Economic Policy (NEP). Capitalization and maintaining market liberalization were the goal of the policy. This process was closely related with another agenda of the Malay political elite, that was attempting to transfer the economic power from the Chinese to Malay, to consolidate the Malay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atus. No matter how, in the free market mechanism, the Ma-hua Literature (马华文学) could at least retain a space for development, meanwhile maintained connection with Hong Kong and Taiwan literature. Hence, the Ma-hua modernist literary movement could easily access to the resources from Hong Kong and Taiwan literature. In other words, it was the literature intercourse, not a completely closed system, facilitated the Sirius Poetical Society modernist literary movement. Wen Ren-Ping and the other members of Sirius Poetical Society, in particular, accepted and transformed the Taiwan modernist literature to resist Realism which had been dominating Ma-Hua literature's mainstream for a long time. This experience shows that localization of modernism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loc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text, and also inseparable from the world trend. In this paper, Wen Ren-Ping modernist poetry with Sirius Poetical Society movement will be a case study to discuss the dissemination process of modernism in multicultural and multiracial society, and also in the Third World countries which possess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mocratic authoritative politic.

Keywords: Sirius Poetical Society, Ma-Hua literature, Modernism, literary Field, Wen Ren-Ping

1970年代期间，马来西亚尚还弥漫着学生运动和左翼思潮之间。马华文学持续依附在主流的华文报文艺副刊中成长。这个时期马来西亚正经历着现代化的转型阶段。与此同时，一场在马华文学场域中发生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也开始酝酿和发酵。这场运动由天狼星诗社发起，其领军人物是温任平。对于一个正在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国而言，这场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包含了两层意义：第一、1970年代马来西亚执行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y Policy，简称NEP），加促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国家发展的焦点从歼灭马共和左翼政治运动逐渐转移至经济建设及社会重组。这一阶段马来政治精英统治正极力推动以马来人为国族主体的建构议程，在地的华人文化开始进入自我游离在边缘与中心之间的调适过程。这一场文学运动恰好反映了这一调适过程。第二、现代化的进程是在1970年新经济政策底下展开的，资本化和保持市场自由化是这一政策的目标。尽管这一过程无法抽离马来精英统治的另一议程，即把资本从华商的手上逐步移至马来人的手上，以巩固马来人政治和经济霸权的地位。然而在自由市场的机制下，马华文学至少还留有喘息的发展空间，同时还保持着与港、台文学的联系。因而让发生在马华文坛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得以从港、台两地获得资源。

质言之，天狼星诗社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是一种基于文学的流动而产生的果实，并非在一个完全封闭的文学系统中形成。温任平等天狼星诗社成员尤其接受了台湾的现代主义文学，再经由自我改造后以抵制长期占据着马华文学主流的现实主义文学。因此，传入马华文学场域的现代主义实际上历经了一个传播过程。虽然进入1980年代后，天狼星诗社的活动逐渐无以为继，组织开始式微，但足以在马华文学史中占据一席之地。本文首先阐述1960年代马华现代主义文学的形成和天狼星的成立，其次阐述天狼星诗社如何透过诗选集的出版活动，以推广现代主义文学。最后讨论温任平如何建构论述，以解构和重构现代主义的马华文学应有的姿态和主体性。

### 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兴起和天狼星诗社的成立

回顾马华文学史，这场现代主义文学运动最早可追溯至1950年代直到1970年代为止，为时不长，然而在马华文学发展的脉络中却展现了重要的位置。1980年代以后，现代主义文学审美观念甚至有逐步取代现实主义批评范式的趋向。两种批评范式的转移除了因为现实主义自身的发展规律呈现瓶颈、教条化等因素以外，以现代主义或“现代派”自称的创作群体所展开的文学运动，在1970年代积极干预和影响马华文学系统亦是主因。张锦忠将这一阶段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称之为“反叛文学运动”（张锦忠，2011，第52页）。其中又以天狼星诗社的文学实践最有代表性，影响也最大（叶啸，1999，第294-297页）。这个诗社自1973年成立即迅速进入发展期。截至1980年为止，相继在全马各地成立9个分社，广泛吸纳成员，积极传播现代主义文学，并透过出版品构建自身经典（温任平，1999，第153-176页）。这段期间由天狼星诗社所编的《大马诗选》（1974）、《大马新锐诗选》（1978）、《天狼星诗选》（1979）成为马华现代主义文学典律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1980年代后期天狼星诗社文学活动无以为继，但是现代主义诗学却逐步成功取代现实主义批评范式，使得1990年代成为学界讨论马华文学史另一重要

曾维龙

论温任平与天狼星诗社

——1970年代马华文学现代主义运动个案讨论

的支点，为马华文学的审美范式提供另一可能性。以下我们将尝试回溯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发生过程，从历史的脉络探讨以温任平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如何建立他们的论述。

张锦忠把早期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分为两个阶段。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他称之为第一波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以《蕉风》和《学生周报》为基地。这两份文学刊物皆由友联出版社出版。那时候该出版社的编辑部已从新加坡移往吉隆坡。第二波则从1967年新加坡的《南洋商报》文艺副刊编者杏影（杨守默）去世，由梁明广接编并改名为“文艺”后开始。同年，《南洋商报》另推出梁明广所编“青年园地”副刊。1968年新加坡五月出版社成立，“陆续推出陈瑞献的诗集《巨人》与《牧玲奴小说集：1964-1969》及其他同仁著作，马华现代主义文学乃进入陈瑞献与‘六八世代’的时代。”（张锦忠，2011，第59页）。张锦忠把第二波的陈瑞献视为标志。1969年，当陈瑞献加入《蕉风月刊》编辑阵容，主导刊物的新风貌，“落实反叛文学，播散本地化的现代主义，可视为对新加坡的现代主义运动及‘六八世代’冒先的合流响应，也是1967年在新加坡展开的马华文学第二波现代主义风潮的漫延。”（张锦忠，2011，第60-61页）。

张光达（2009）则把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从1957年直到1990年的发展清晰地分为三个阶段：（一）从崛起到奠基（1957-1969）、（二）从鼎盛到沉寂（1970-1979）、以及（三）从转型到转向（1980-1990）。张光达所提的第一个阶段和张锦忠所言的第一波及第二波现代文学运动是相同的。两者的差异主要在于前者并没把陈瑞献列入论述的范畴，而后者则把陈瑞献视为现代主义文学版图中重要的开创者和个案研究。两者之间的相同点则是把白垚的《麻河静立》以及他进入《蕉风》为现代主义文学运动重要的起点。1969年白垚和陈瑞献、李有成、姚拓编辑共同编辑《蕉风》，“联手改革刊物路向，全面落实马华现代主义的反叛文学，再结合推动马华现代文学运动与文艺刊物方针的信念，把奠基于六〇年代中后期的马华现代文学，推向另一个历史性阶段的高峰，为往后1970年代的马华现代诗发展铺平了道路。”（张光达，2009，第12页）。除了《蕉风》以外，第一阶段里出现的其他现代派诗人和诗社如下表：

表 1

1960年代现代诗主要创作群体

诗刊	诗人
《银星》 (1962-1963)	麥留芳、笛宇、乔静、蓝雁（陈应德）、毕洛、李苍（李有成）、麥秀、山芭仔（温祥英）、绿浪等。
《海天》 (1962年创刊)	陈慧桦、何乃健、萧艾、艾文、冰谷、忧草、沙河、温任平、温瑞安等人。
诗社	诗集
星座诗社（台湾）	林绿《十二月的绝响》（1966）、《手中的夜》（1969） 王润华《患病的太阳》（1966）

	陈慧桦《多角城》（1968）
	淡莹《千万遍阳关》（1966）、《单人道》（1968）
海天诗社	北蓝羚（艾文）《路·赶路》（1967） 何乃健《碎叶》（1966） 萧艾和忧草《五月的星光下》（1966）
其他	麥留芳《鸟的恋情》（吉隆坡：青春出版社，1967） 杨际光《雨天集》（香港：华英出版社，1969）

来源：据张光达《马华现代诗论：时代性质与文化属性》第一章“马华现代诗史刍议”整理（张光达，2009，第1-2页）。

现代主义文学运动进入1970年代以后，方修和李廷辉等相继出版的《大系》促使现代派诗人由“焦虑”提升至“行动”。1973年温任平、温瑞安在霹雳州美罗创办天狼星诗社，积极开展各类的文学行动，包括出版诗刊诗集、在全马各地结社组织、举办文学营、积极与《蕉风》、《学生周报》编辑建立密切的联系、争取在香港的《纯文艺》双月刊、台北的《幼狮文艺》发表等等。<sup>1</sup>他们的活动一直到1986年以后才开始转入式微，谢川成成了最后一任天狼星诗社社长。

### 天狼星诗社与《诗选》出版：现代主义文学的论述构建和作者群谱系

在上述众多文学行动中，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他们所编纂的三本选集——温任平编《大马诗选》（1974）、张树林编《大马新锐诗选》（1978）和沈穿心编《天狼星诗选》（1979）。<sup>2</sup>其中又以前两部选集最具有代表性。这两部选集成为现代主义文学阵营积极干预经典构成的重要步骤。温任平的动机很清晰，他在《大马诗选》的“编后语”有这么一段重要的论述：

<sup>1</sup> 温任平把天狼星诗社从萌芽到结束共分为5个时期阶段。在1973年天狼星诗社创办之前是绿洲社，于1967年成立，主要成员有温瑞安、黄昏星（李宗舜）、蓝启元、休止符（周清啸）、廖雁平、叶遍舟、余云天、吴超然等“七君子”。1973年易名为“天狼星诗社”后，主要成员依然是他们，并积极扩大社员范围，相继在全马成立分社。那一年加入的诗人包括寥烟（方娥真）、陈美芬、何荣良、许友彬等。成立的分社有“绿林”（霹雳巴力，社长陈美芬）、“绿原”（霹雳宋溪，社长陈采伊）、“绿风”（彭亨文德甲，社长杨柳）、“绿湖”（吉隆坡，社长何荣良）、“绿野”（霹雳冷甲，社长殷乘风）、“绿流”（霹雳安顺，社长张树林）、“绿丛”（吉打士打，社长许友彬）和“绿岛”（威省大山，社长陈中华）。1976年谢川成成立“绿园”，成为天狼星诗社第十个分社。见温任平：《天狼星诗社与马华现代文学运动》，江滔辉编：《马华文学的新解读：马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吉隆坡：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1999年第1版，页155。2003年，温任平在一篇文章中将天狼星上述活动时间称之为文学行动主义，他们除了广招社员外，然后选择每年6月诗人节主办文学聚会。自1976年以迄1986年出版了十一期《年度诗人节纪念特刊》。1976年甚至成立世纪文化公司，代理和销售港台现代文学书刊。最为关键的行动还是通过编辑和出版个人诗集、论述及选集（温任平，2004，第222页）。

<sup>2</sup> 天狼星诗社在1970年代之间出版了19种书刊，共5种丛书《天狼星丛书》、《天狼星丛刊》、《天狼星文库》、《天狼星文萃》和《天狼星文卷》。此三本选集属于《天狼星丛书》。据温任平2004年间发表的回忆文章，他也特别强调此三本选集的重要性。（温任平，2004，第220-228页）

曾维龙

论温任平与天狼星诗社

——1970年代马华文学现代主义运动个案讨论

这部诗选，最初定名《大马现代诗选》，后来才简化为《大马诗选》，理由只有一个：我要断了一些人自我安慰的路。这些人写着一些比白开水还无味的诗，诗中塞满了俗滥陈腐的 poetic diction、空洞的口号、机械的韵脚、皮相的描绘、粗糙的情绪，他们在看到“大马现代诗选”出版时，一定会说这部诗选选的是现代诗，而他们写的并非现代诗，所以没有被选录进去，我要断了这些人的痴心妄想！他们可以迷他们的豆腐干体，他们可以喊他们的工农兵口号，但是我承认那些是豆腐干、是口号、是白开水，而非诗，因为那些是“非诗”所以它们不够格进诗选。（温任平，1974，第304页）

温任平上述言语明确是对现实主义文学的批评范式进行反扑。现实主义所主张的文学内容和主题必须反映现实社会，因而把文学形式置放在次位。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主要体现在作品自身是否能批判现实，从而让读者自作品中寻找道德的反思。方修的论述最终导致文学成为意识形态和道德工具的一部分，忽视了文学语言在美学上所具有的颠覆性。这一点尤其体现在诗的创作上，诗的语言趋向直白、热情的口号宣言、工农兵等等。因此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从诗创作出发，温任平更直接把马华现实主义作品中的“诗”称之为“非诗”（温任平，1974，第304页）。“非诗”的命题由温任平首先提出，并成为马华现代主义文学运动重要的批评基点。<sup>3</sup>温任平等所要追求的“诗学”是文学永恒的美。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温任平在编纂《大马诗选》的过程中同时也企图建立他们所力图理解的批评范式，即一种对“诗性”或“诗意”本质性的追求。欧美文论的形式主义和新批评的观念深刻地影响着他们，并且成为借以反扑方修现实主义审美范式的起点。显然，借用“陌生化”的观念，把文学语言和日常语言进行区分，文学的表现方式不可能以直白赤裸的方式写诗。现代派重视的是如何借助隐喻和象征的手法，藉此让人回味“诗意”。这正是现实主义文学观念所不能接受的，因为这无疑增加了文学的晦涩和隐秘性，并且无法明确表达文学所应当承担的道德功能。按方修的批评话语，现代主义的创作只会变成一种形式游戏，而这不再是严肃文学的范畴了。

温任平所编的《大马诗选》收录了独立后的195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重要或有代表性的现代派诗人，共27位139首作品。他说：“每一位被收入这本集子的诗人都有他们的代表性，他们在马华诗坛不容抹煞。他们狂热地从事过诗的探讨，诗的创作，并且极大多数仍在不断砥砺他们的诗艺，对缪思的执着只有增无减，虽然其中一两位写诗的朋友目前已近乎熄火停工，但是他们在大马现代诗坛的奠基上，曾作过非常宝贵的贡献，他们贡献的不是金钱不是物质，而是作品，而由于他们的作品，才渐渐蔚然成今日略具雏形的大马中文文坛诗运。”（温任平，1974，第303-304页）。<sup>4</sup>言下之意，《大马诗选》是在收割第一阶段现代主义文学崛起的成果。以作品来定论和展示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差距，这是经过文

<sup>3</sup> 1976年《南洋商报》的副刊《读者文艺》也曾由陈雪风引发过“是诗？非诗！”的争议，且长达5个月，甚至延伸至《星洲日报》的《文艺春秋》。现实主义在辩论对于何谓诗这一命题时也明显有着众多歧义，但大多数评论留意谩骂和意识形态之争。（陈雪风编，1976）

<sup>4</sup> 温任平编后语中还指出这本诗选原订在1972年出版，然而由于印刷经费问题，因而被迫押后至1974年才付梓。

学实践后所得的果实。累积作品和编选作品成为温任平建立有别于方修现实主义文学批评范式的重要基础。

表2“《大马诗选》(1974)诗人和作品篇章”所列的诗人和系列作品,反映了第一阶段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努力。根据张光达的论述,这些诗人来自5个板块,即:(一)天狼星诗社成员、(二)活跃于北马的诗社和文艺团体(海天、银星等)的诗人、(三)留学台湾并活跃于诗社活动的诗人、(四)来自东马砂拉越的星座诗社和(五)没参与任何诗社或任职于报馆媒体、刊物的诗人(张光达,2009,第13-14页)。每位诗人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初皆出版过自己的个人诗集或活跃于发表作品文学期刊之中。他们在温任平的邀稿下,各自选出了自己满意的篇章。因此,各个诗人辑录在《大马诗选》的作品量不等,然而却足以勾勒第一阶段的面貌。

表2

《大马诗选》(1974)作者群和作品篇章

诗社	作者	作品
天狼星	温任平	《冬庙》、《嫁》、《古道》、《水乡之外》、《没有影子的》、《舟子咏》【6首】
	温瑞安	《祭丑残谱》(组诗)、《惘然外记》、《茫然外记》、《大将依然东去——又名“依然外记”》、《佩刀的人——又名“恍然外记”》【5首】
	方娥真(方兰君、寥湮)	《月台——给瑞安》、《天地悠悠》、《长亭——致父亲》、《万阶行尽》、《燃香》、《商略》、《窗》【7首】
	周清啸(休止符)	《河》、《倦意》、《迟暮》、《当街灯亮起》、《冬景》【5首】
	李宗舜(黄昏星)	《寒江雪》、《三朵白花》、《风影》、《山水》、《最后一条街》【5首】
	赖瑞和	《渡河的人》、《果园》【2首】
	蓝启元	《风季》、《故事——给采儿》、《呢喃》、《容颜》、《隔阂》、《美猴王》【6首】
海天、银星(北马)	李有成(李苍)	《不快》、《一座海》、《时间三题》【3首】
	归雁	《逐日者》、《多少阳光》、《读报》、《阳光和无聊》【4首】
	艾文	《烟》、《传说》、《信仰》、《困》、《脚步》、《左手》、《白灾》、《声音》、《沙漠象征》、《蒿里曲》【10首】
	江振轩	《他要涉江而去》、《海中》、《平凡的一生》、《那片可爱的林》、《柬埔寨》、《无助者》【6首】

曾维龙

论温任平与天狼星诗社

——1970年代马华文学现代主义运动个案讨论

诗社	作者	作品
星座诗社 (台湾)、 蓝星诗社 (台湾)	王润华	《北上》、《秋水》、《天灾》【3首】
	林绿	《周末》、《No.5 手中的夜》【2首】
	陈慧桦	《登宴》、《三度空间外走来》、《Irony of Fate》、《一元论者》、《致虚无》、《祭十八岁》、《No.2 意象》、《超现实之夜》【8首】
	淡莹	《饮风之人》、《那比永恒更永恒的名字》、《喷水池》、《长春树——献给敬爱的父亲》【4首】
	赖敬文	《写诗的过程》、《已经疲乏的》、《弹起十八岁》、《过客》、《山色匆匆》【5首】
	方秉达(蓝萤)	《重生》、《阴霾》、《流浪人》、《自画像》、《芭蕾舞女》、《叩问》【6首】
星座诗社 (砂拉越)	李木香(泥凤凰)	《一舟霞色》、《发》、《眼》、《耳》、《唇》【5首】
	黑辛葳(夜埃)	《1. 魔笛》、《2. 魔笛》、《无梯的夜》、《刻像》、《夜归人》、《隔离症》【6首】
	谢永就(秋红)	《12天的最后一日》、《十九行》、《苦渴的楔子》、《问》【4首】
	谢永成(谢圣洁)	《扬帆的风》、《黑线谱》、《归》【3首】
	周唤(《生活报》、《学生周报》编辑)	《短诗集》、《想起》、《存在之外》、《故事之外》【4首】
其他	杨际光	《高原辑》(组诗)、《夜渡》、《磨折》、《魔鬼》【4首】
	梅淑贞(《蕉风》编辑)	《回首, 皆空》、《传递》、《陡彼青山》、《空无的山》、《星星雨》、《尘寰》、《乱雨击夜》、《水患》【8首】
	沙河	《街景与死亡》、《停尸所》、《脸》、《齿轮——致自己的生日》、《花之墓——古事新咏》、《清明节——忆祖父》、《感觉》【7首】
	飘贝零	《一首奏曲》、《山橄榄》、《造化》、《致时间的变奏之一: 抽象的你》、《过程》、《摇槽的老人》【6首】
	紫一思	《山意》、《成熟的果园》、《庙》、《林中的海》、《黑蛾》【5首】

来源: 温任平主编《大马诗选》(1974)。



天狼星诗社成员积极的行动实践，形成了 1970 年代现代主义文学运动重要推手。因此张光达将天狼星诗社摆在第二阶段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中心位置有其合理性。何谓“诗”？何谓“非诗”？温任平清楚地以此提问为前提，把现代主义文学运动所要建构的批判范式导向新批评理论的方向。温任平这一意图在他为张树林编的《大马新锐诗选》序文中表露无遗。从他对新锐诗人的细读点评中，很清楚地看到他是如何透过《大马诗选》所建构的作品体系建立自己的批评策略。

张树林编的《大马新锐诗选》共收录 23 位诗人作品，“这是一本纯粹‘新锐’的诗选，所有入选作者，皆未曾被收入《大马诗选》或任何一本诗选。他们应是继《大马诗选》后的另一批作者。他们是马华诗坛一股力量可观的后浪，是未来的接班人。”（张树林，1978，第 210 页）。每位诗人辑录 5 首作品。与《大马诗选》不同的是，前者由温任平邀稿，再任由作者自选作品，不拘篇幅。《大马新锐诗选》则依然由编者邀稿，再由作者自行选 8 篇后再由编者选出 5 篇。此外，所有作者皆在新马，及港台刊物发表过作品。根据他们所发表的园地，可以看到 1978 年间现代主义文学已清楚出现的 3 大板块。其中一个重要的板块不在马来西亚，而是在台湾。部分的作者在 1970 年代远渡台湾留学，在那儿同样活跃发表诗作。如下表：

表3

《大马新锐诗选》（1978）收录作品和作者主要发表园地

主要发表园地	诗人	作品
《蕉风》、《学报》、《天狼星》、《诗风》	陈月叶 <sup>*</sup>	《远逝的歌》、《思乡记》、《笑语》、《我曾走过》、《遥寄》
	冬竹	《缘》、《家畜小品》、《雨浴》、《纵然》、《归》
	何荣良	《湖上》、《楚王楚王》、《英血》、《感时·说莲·琵琶骨》、《我飞印度》
	洪而亮 <sup>**</sup>	《震惊》、《待》、《比》、《街灯》、《绝句一首》
	黄海明	《思绪》、《夜·三变奏》、《消失》、《等待》、《成长》
	蓝薇	《岁月》、《夜下》、《二问》、《酒后》、《追太阳的人》
	林秋月 <sup>**</sup>	《窗外还有门》、《秋》、《错觉》、《门》、《困》
	漠北羊	《花嫁》、《似花》、《失落》、《离乡》、《星》
	沙禽	《读书人》、《黑色情人》、《桥》、《告别语言》、《短歌行》

曾维龙

论温任平与天狼星诗社

——1970年代马华文学现代主义运动个案讨论

主要发表园地	诗人	作品
	沈穿心	《最后的部落》、《祭》、《跪下》、《半局》、 《父亲的血和母亲的泪》
	殷建波**	《古庙夜》、《卖唱的老人》、《歌女》、《三轮车》、 《乡石》
	张瑞星	《风的故事》、《无声之歌里的一袭倒影》、《木瓜叶》、 《老房东素描一则》、《是水是舟》
	张树林	《断水》、《破落的江岸》、《残庙》、《诗筒》、 《幕落》
	郑荣香	《殡行》、《西楼月》、《岸边缘》、《祈祷》、 《等》
	郑玉礼	《河渡》、《咏叹调》、《愁渡》、《大宝森节》、 《这一种年代》
	子凡**	《偶望天空》、《列车》、《鞋子》、《呕吐》、 《海》
《新潮·诗的传递》、《鼓手文艺》、《新生活报》及报章文艺版	金叶子	《醉话》、《狼迹》、《暮》、《星星星》、《夜月》
	康华	《隔阂》、《人间》、《端午节》、《荒野的狼》、 《雨天》
	林燕何	《园林》、《绝响》、《家的感觉》、《现实》、 《孽渡》
	潘天生	《芒鞋》、《茶壶与茶杯》、《月不圆》、《垂钓者》、 《晚餐》
	潇郁	《愧疚》、《大盐鱼的联想》、《只要云在形象在》、 《一种悲哀》、《树》
	杨百合	《我的心街》、《登山》、《坟墓的秘密》、《落第》、 《巴士上的联想》
	亦笔	《失眠》、《后巷》、《涉》、《异乡的路》、 《暮》

备注：\* 作者同时发表于《新潮·诗的传递》、《鼓手文艺》、《新生活报》及报章文艺版。

\*\* 作者同时发表于台湾《蓝星诗刊》、《草根》、《笠诗刊》、《葡萄园》、《中外文学》等刊物。

来源：据张树林主编《大马新锐诗选》（美罗：天狼星诗社，1978年第1版）目录和编后语整理。

以上作者最为年轻的仅 18 岁。张树林在编后语强调：“‘新锐’二字，不能以年龄的长幼来作准则，而系指后起而具有潜力的创作者。……文学史不会否定年轻作者的成就与地位的，那些企图明文规定某个年龄的人才能写作的人，将为廿世纪的文学史留下一个最令人难堪的笑话。事实上，马华诗坛超过卅岁的诗作者多已封笔，成为‘前作者’，留下来仍不断耕耘的经已寥寥可数。后起的新锐对马

华诗坛具有‘接棒’、‘发扬光大’的责任，可谓任重道远。”（张树林，1978，第209-210页）。张树林的论述再次说明：第一、文学应当回归作品自身，而非以年龄经验或群体网络所产生的便利与权力来决定作品的留存。《大马新锐诗选》继承着《大马诗选》的精神，企图打破既存的文学体制所产生的权力藩篱。第二，“马华诗坛超过卅岁的诗作者多已封笔”并成为“前作者”，这一现象说明了现实主义无法产生新作品的同时，现代主义的新生代足以取代现实主义，这是趋势。因为当一种文学形态的内在发展规律趋向瓶颈时，新的审美意识必然试图打破或颠覆，以取代前者。诗语言对意识形态和权力的颠覆性，成为对既定审美成规挑战的武器。

因此，《大马诗选》和《大马新锐诗选》企图要在文学史划下一道地标，非以小说、散文的姿态出现，而是以诗的姿态向权威挑战。如果将1980年出版的《天狼星诗选》并列同读，即《大马诗选》27位作者139首作品、《大马新锐诗选》23位作者695首作品，以及《天狼星诗选》37位作者172首作品，大致可反映张光达所称第二阶段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作品面貌。<sup>5</sup>尤其天狼星诗社成员在1970年代后期不仅仅只是在马来西亚国内，同时也开始在台湾开始活跃，实践了跨越疆界的书写和对文学理念的传播。<sup>6</sup>

从上述意义来看，天狼星诗社所积极展开的文学运动正是为了从体制上回应经典建构的关键问题——要建立自己所认同的审美典范，就必须建立相应的文学体制。如前文所论，温任平将天狼星诗社一连串的活动称之为文学行动主义：广招社员，每年6月诗人节主办两至三天的文学聚会，自1976年以迄1986年出版了十一期《年度诗人节纪念特刊》。1976年甚至成立世纪文化公司，代理和销售港台现代文学书刊。他们的行动极大程度挑战了自战后到1970年代期间，现实主义在马华文学体制——从主流华文媒体报刊、结社（传播机制）到学术机构（知识生产机制）——所盘踞的制高点。从天狼星诗社的解释性话语活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有着同一价值取向的文学想象性社区已经形成。天狼星诗社的活动所累积起来的文化资本，足以让他们在马华文学史叙述中获得足够的话语权。

### 温任平：“文化乡愁”与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对话

如前所述，天狼星诗社所展开的文学运动是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反扑。方修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念源自于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反殖、反封建，同情下阶层劳动人民，反资本主义的剥削等等左翼思潮的基本观念，并贯穿在方修马华文学史论述当中。摆放在东南亚华文文学的体系当中，方修的文学史为马华文学

<sup>5</sup> 《天狼星诗选》作者共37人，收录172首诗，每位作者至少提供3首诗，最多7首诗。入选的作者包括：川草、戈荒、心茹、文倩、冬竹、江敖天、沈穿心、杜君敖、林秋月、风客、洪而亮、哈哥、思逸文、陈强华、桑霖子、凌如浪、张树林、张丽琼、黄海明、淡灵、温任平、杨柳、杨剑寒、堤边岸、雷似痴、绿沙、郑人惠、欧志才、刘吉源、燕知、谢川成、蓝启元、蓝薇、蓝雨亭、飘云、苏迟（孤秋）（谢川成，2009，第157页）。

<sup>6</sup> 谢川成曾详细论述天狼星诗社1970年代如何积极进行文学传播的过程，并总结了天狼星诗社的传播模式（谢川成，2009，第144-158页）。

曾维龙

论温任平与天狼星诗社

——1970年代马华文学现代主义运动个案讨论

建构了一个清晰的主体标志。<sup>7</sup>从根源上，方修的文学传统追溯至中国写实主义传统和“五四”时期的新文学运动，解决了马华文学现代与传统之间断裂的问题。然而，方修的文学史同时也带来另一种结论：所谓马华“新”文学这一概念仅仅只是继承中国传统写实主义和启蒙主义，是相对于中国大陆文学的海外分支。对于一个已独立20年间的新兴民族国家而言，马华文学的存在价值和意义是否当如上述方修所言呢？温任平企图从两个层面解构方修文学史观所带来的灾难。

其一，以“文化乡愁”这一文学审美想象，解决马华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的渊源问题。他在《大马新锐诗人》这么说道：

对一部分作者而言，这种乡愁是一份哀痛甚至是一种精神上的煎熬；对另一部分的作者则冲击力较轻，它是一种感触，一份怅惘。更深一层的分析是，有些作者对这种文化的乡愁是极度自觉的，因此每每发而为悲歌慷慨，或揶揄嘲弄。另一部分作者就没有那么自觉，它只是潜伏于作者内心的一股隐隐约约的郁闷，时而涌现为下意识的流露。大致而言，后者较含蓄矜持，不似前者那激越悲楚。（温任平，1978，第 i-ii 页）

乡愁是一种情绪和想象，也是诗创作的灵感及动力。寄托在文学想象和集体记忆的背后，是文化深层心理结构的反映。温任平上述的批评基本上可称之为文化诗学。在他的阅读经验中，诗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有着真挚及迫切的需求。他们从古典文学中获得的思想资源，化作了诗的意象和隐喻之中。如何在文化语境中寻找美的定义和标准，这是他对文学的基本态度。以这基本态度来审视作品的表现形式，并建立与方修现实主义审美成规迥然不同的审美观念。他将上述与传统对话为主题或浓缩为意象的诗作品分为以下四种类型：一、因乡愁而心里郁结，直抒胸臆者有和自我嘲弄者有康华《隔阂》、《端午节》、陈月叶《思乡记》；二、进一步表现郁闷的乡愁意象者有郑玉礼《咏叹调》、张树林《愁渡》、殷建波《乡石》；三、将乡愁寄寓于浪漫的江湖意象有漠北洋《花嫁》，何荣良《英血》；四、对古典和传统孺慕者有黄海明《等待》、张瑞星《风的故事》、潘天生《芒鞋》、沙禽《读书人》、蓝薇《岁月》。在他们的诗作当中，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痕迹是明显的。

在温任平的诠释下，文化乡愁很显然成了现代主义思潮一股重要的内在驱动力，同时马华现代诗这个时期中重要的表征。他们的诗源于对台湾现代主义的学习和模仿，或源于自身所建构的传统。譬如子凡曾在台湾《笠》诗刊写诗，文字

<sup>7</sup>周宁曾经这么指出：“现实主义传统的东南亚华文新文学，必须认同本地化方向。二战之后东南亚国家的独立建国运动为东南亚华文文学提供了政治认同的根据。但文化认同的中华渊源却提出了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双重性。这一问题在有些国家与地区表现得较为明显，如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与新加坡马来西亚华文文学，有些国家则较为隐秘与平和，如泰国和菲律宾；在有些国家它只是个文学问题，而在另一些国家，它可能成为敏感的政治问题并且直接关涉华文文学的发展存亡。”从他话语中，可以看到新马华文文学所占据的主导位置。这一种认知正是建立在方修等人所编纂的文学史和《大系》的基础之上（见周宁：〈导言〉，2007，第6页）。

语言倾向口语化，惯于使用平易的语言处理现实生活的素材，“子凡往往能从‘小我见出大我’，从平凡的特殊的事象看出事象本身的普遍性。”（温任平，1978，第ix页）。温任平以子凡的《列车》为例：“当生命的列车 / 突然被刹住时 / 我被抛向前的姿身 / 是如何地吃力呵”这是一个阶段生命的某种艰难情境，往前的延伸是“为了我是一个人…… / 被抛向前的姿身是必然的吧”。再譬如林秋月，她的爽朗语言，都使人想起方娥真。“前者的《困》，其灵感可能源自方娥真的《想起》：‘街灯以外的灯光 / 睨在高楼处 / 夜夜和行人打不相识的照面 / 有人上楼 / 有人下楼’。再看林秋月的另一首诗《门》：‘世界中的刘海 / 世界中的门 / 都闪亮着它们的 / 丑恶。 / 纯善。’方娥真的《窗》首二行是这样的：‘世界上的窗 / 都在夜里对着灯光发呆’。这些隐隐约约的投影，只说明了林秋月的师承，却无足损害她的诗底完整性。”（温任平，1978，第ix页）。温任平的举例，主要是论证天狼星成员自我学习和建构互文的渊源。子凡从台湾诗坛中汲取养分，林秋月则从方娥真的诗中习得技艺。

其次，反思马华文学现代性与国族建构之间的关系起点，以解构马华文学作为中国大陆文学的海外分支的论述。在他的诠释中，“文化乡愁”作为一种美学意义上的概念，是马华文学场域自身所引发的现象和思考。温任平在1980年开始主编《马华当代文选》的过程中，即自觉地从现代主义思潮中的美学理论讨论各种的可能性。他强调现代主义追求的不仅仅是形式上，而是人类对美的追求的普遍意义。温任平上述观点开启了重构马华文学史论述的另一议题。“文化乡愁”同时也成了马华文学现代主义者对马来西亚现代性问题的反思面向。因此，马华现代主义应当以国别为思考的起点，是马来西亚独立以后开始进入现代化进程后所产生的艺术自觉。易言之，温任平并不认为“马华文学”等同于移民文学 / 侨民文学。他所理解的现代主义文学特点，包含以下三个特点：第一、对人生作哲学的探究和沉思，思索生命的意义是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课题；第二、现代主义的社会意识表现得最为凸显的是对复杂的人际关系的探究，是个人在急遽变化的现代社会和商业社会所造成的现象。第三、强调实验精神，包括文字辞藻，句法形式。总的来说，现代主义的本质与精神有三大特色，即“怀疑、主知、重实验。”（温任平，1985，第7-8页）。根据以上总结，他认为马华文学尚未达到以上标准。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天狼星诗社所推展的文学运动，是在展现一场与现代性对话的运动过程。

### 小结

天狼星诗社所领导的现代主义运动不仅仅在体制上实现对现实主义的反扑，同时在论述中重新建构他们所能接受和认知的审美成规。换句话说，温任平的批评是具有对话性的。在经历了第一阶段和即将进入1980年代的当儿，现代派诗人的创作处境至少已有所改善。本文第一部分从1960年代开始阐述马华现代主义的形成立论及天狼星诗社成立的背景，第二部分则阐述天狼星诗社在1970年代后期所进行的出版活动，尤其是《大马诗选》、《大马新锐诗选》出版，展现了马华现代主义文学的姿态。《大马新锐诗选》意味着新时代的审美意识开始出现了转变，并逐渐成为1980年代以后至今的马华文学场域的主流，打开多元的想象。本文最后

曾维龙

论温任平与天狼星诗社

——1970年代马华文学现代主义运动个案讨论

讨论温任平如何从“文化乡愁”这一个概念，解决马华新文学与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关系，并提出现代主义文学对马华文学而言才是一个审美的自觉意识的开始，展现的是马华文学在现代化过程中一个重要的主体标志。因此，马华文学不应摆放在海外华文文学的理论框架底下加以论述，更不应视之为中国大陆文学之外的分支，马华文学自身就是一个主体。总的来说，1960年代至1970年代两个阶段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是建立在与现实主义抵抗、对话、建构的过程中逐渐自我成长。温任平和天狼星诗社毫无疑问在这场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 参考文献

- 陈雪风编（1976）。《是诗？非诗》。吉隆坡：野草出版社。
- 温任平（1974）。〈血婴——写在《大马诗选》编后〉。温任平主编，《大马诗选》。美罗：天狼星诗社，第 303-306 页。
- 温任平（1978）。〈灯火总会被继承下去的——序张叔林编《大马新锐诗选》〉。张树林主编，《大马新锐诗选》。美罗：天狼星诗社，第 i-xii 页。
- 温任平（1985）。〈总序〉。温任平总主编，张树林执编，《马华当代文学选（第一辑：散文）》。吉隆坡：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第 3-13 页。
- 温任平（1999）。〈天狼星诗社与马华现代文学运动〉。江泓辉主编，《马华文学的新解读：马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吉隆坡：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第 153-176 页。
- 温任平（2004）。〈1970 年代的文学行动主义——从《文学七环》谈起〉。《静中听雷》。吉隆坡：大将出版社，第 220-223 页。
- 谢川成（2009）。〈从天狼星诗社到《天狼星诗选》——文学传播的个案研究〉。潘碧华，王兆鹏主编，《跨越时空：中国文学的传播与接收（现当代卷）》。吉隆坡：马来亚大学、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第 144-158 页。
- 叶啸（1999）。〈论马华现代诗的发展〉。江泓辉主编，《马华文学的新解读：马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吉隆坡：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第 290-297 页。
- 张光达（2009）。《马华现代诗论：时代性质与文化属性》。台北：秀威资讯科技。
- 张锦忠（2011）。《马来西亚华语语系文学》。八打灵再也：有人出版社。
- 张树林（1978）。〈新锐的声音——写在《大马新锐诗集》编后〉。张树林主编，《大马新锐诗选》。美罗：天狼星诗社，第 209-212 页。
- 周宁（2007）。〈导言〉。庄钟庆主编，《东南亚华文新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 1-11 页。